

[ 岁月山河 ]

中秋

□ 杨道

天渐渐地有些凉了。海口过了正午就下雨,年年中秋前的预告大抵如此,人的心事却总是要横生些枝节,不必攢着眉慎思明辨,也能看出月儿的阴晴圆缺来。

小时候过中秋,似乎奇怪些,对月饼也存着十分的牵念。中秋前一天,总觉得时间过于漫长,终于等到天黑,仿佛已经熬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是中秋,堂前的神龛上已置了月饼,到底是看得着了,心里踏实些。

晚上的节目要丰富些。月饼都不舍得在饭桌上吃,留着。到了下半夜,家里人都睡了,四面静寂。悄悄打来一盆水,得是清水,澄澈透明,能晃晃地把人的喜悦都照出来。人都得换上最新的衣裳,在水盆前双脚并拢直立,看看屋顶,瓦缝里的玻璃天窗会漏下几缕月光,正好罩住小小的身子。这时候可以开始许愿了,若是足够虔诚,就能从水里看到嫦娥奔月或者吴刚伐桂,再晚些,嫦娥走了,玉兔就会来捣药的。老人们都说,玉兔变出来的仙女,还比嫦娥好看呢。然而我实在过于年幼,当年对着盆里水中自己的影子,好像光顾说自己的心里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大抵在床上,也不知是被父亲还是母亲抱上去的,竟一点知觉都没有。

我已经不记得当年说了什么,许了什么愿,究竟不是钱钟书,不能周岁就抓了书的,因而,至今腹内草莽,没有太多典故圆融。

近些年,年年中秋都在上班,月圆时,大都头埋案上,不记得当夕何夕,好在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就能闻着花香,站台的九里香都开了,素淡的白,花瓣都小,不喧哗,和它们细碎的叶子也是相映成趣的。椰子树的枝叶却渐渐地有些黄了,有一些已经开始耷拉下来,但不会掉落到地上。海南人都说,椰子树有灵性,椰子和椰子的枝叶都不会随意往下落,怕是不小心砸了人。

中秋里的月光总显得清冷,在人头攒动的节庆里,它也不热闹,远远地在天上的一角挂着。人在月光下行走,影子都往前倾,似乎灵魂因此出了窍,也是十分的恍惚。

1995年的中秋,我仿佛一直处于这种恍惚中。那一年的中秋前夕,张爱玲死了,在洛杉矶的公寓里,一个人。那时我好像还在读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惘惘的,怔了很久也没回过神来。

中秋的早上,我收到了朋友的来信,蓝色的自制的信封,装着蓝条纹的信纸,信纸上的字也是蓝的,还附了一本暗黄扉页的《张爱玲文集》,在信的末尾,是一滴蓝的墨迹,穿透了信纸。没有署名,但我知道,一个同城的朋友,知道我对张爱玲的喜欢,给我买过许多张爱玲的书,好像我读的成册的张爱玲的集子,都是这个朋友买的。

我喜欢张爱玲小说里的色彩。大抵因为她生活的底色过于灰暗,因而她的文字四处泼洒着浓重的颜色,尤其对于她小说里主人公的衣着性情,文字着笔的色调是过分的刺眼,刻薄,苍凉,凛然着直击观者的眼睛,看多了她的文章,我几乎以为自己要患色盲症的。而对于张爱玲,胡兰成究竟还是最懂得,无论他曾经怎样决绝地伤害过她。他如此说她的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第一次看到胡兰成的这句话时,我终于明白张爱玲为何如此恋着他了,真的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然而,胡兰成竟是那样一个人。

站在海南文学的风景线上

□ 陆志远

今年初夏,王春煜教授送来由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主编的《读一点海南》书稿(上下册),让我过目,我抽空粗略地看过一遍。随后王教授又嘱我为本书写篇序,我欣然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本适时的,甚至可以说是期待已久的书。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海南地域文化的资源十分丰富,也相当独特,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文学与文化,二者犹如同一根藤上的瓜,密不可分。如果说文化是根干,那么文学便是花果。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文学有一个可贵的特色,便是能够把人类经验浓缩成精华传诸后世,使之成为全民族的记忆,文学真实地保存过去的历史、文字和语言,保持了民族的灵魂。”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作者以十分简明的语言,有力的说明了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阅读《读一点海南》,仿佛站在海南文学的风景线上,可以恣意饱览海南文学亮丽的风景,有字字珠玑的古诗,有汪洋恣肆的现代散文,有自然如画的现代散文,有逸兴遄飞的现代诗歌,有精湛典雅的现当代古体诗词曲赋,有情思悠悠的传统民歌,有各擅才情的楹联,有叫人心花怒放的琼剧,共同铺展出一片繁花盛景,供人品赏玩味,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文坛没有海南文学这个板块,中国文学不但会减色,而且肯定将是残缺不全的。

多年来人们往往只知道海南山水秀丽,风景宜人,殊不知海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宋代以来人才辈出,涌现出白玉蟾、邢宥、丘濬、王佐、海瑞、王弘海、张岳崧等一批才杰俊彦,留下了篇帙浩繁的文化典籍,其中不乏精彩的各种散文、

诗词和戏曲。这些文学作品传递着海南古代社会生活信息,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海南独特的社会和自然风貌,集中体现了对海南文明的夸赞和对海南文化地方特色的探索。这是千百年以来海南人在创建海南文明过程中,培植起来的对于自己家乡的认同热爱、自尊自信的感情。这些璀璨的文学作品无疑是海南文化的瑰宝。必须提到的是,在海南的丰厚文化积淀中,还有一份夸赞海南的特殊遗产,那就是唐宋以来被贬来海南的“五公”(即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和苏东坡、杨万里、王仕铤等一批贤相、重臣、名士,所留下大量吟诵海南的名篇佳作,脍炙人口,长留人间,至今仍是人们认识海南形象最好的文学图式。

《易经》上说,一个人要培养自己,就必须多了解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大意),所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前言往行”已经过去,要了解和掌握它们,就要靠读书,阅读先贤作品的过程,就是用先贤的智慧滋润自己心灵的过程。

人类的文明,就是文化的积累。传统是不能抹煞的。人类文明没有继承就发展不了。惜乎今日,我们的社会公众缺少一种对自己传承文化的敬畏,有些人对自己祖先的文明史了解得太少,没有多少人能熟知海南古代文化的丰富,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海南古代文化普遍缺乏起码的认知。即便在干部队伍中,只知道丘濬的才学,海瑞的操守,罕知丘濬、海瑞的诗文,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我想,本书的编著者正是有鉴于此,才痛下功夫,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著作中,精选出历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篇,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是一件带有开拓性的工作,不仅

开拓了人们对海南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视野,而且将使广大读者从中获益。

我接触一些青年朋友和文学爱好者,他们说阅读古代文学常常碰到语言上的障碍。记得李泽厚先生曾言:“古代文学,好些地方对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轻读者已不是那么容易了解,而古代文字简练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语言明确或确定一下,才好把握。”(《论语·前言》)我很赞成文言文需要语体化这一主张。看来本书的编著者亦基于同一理念,对所选诗文均附有今译(白文对照),并加简要说明和注释、翻译(尤其译诗),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既要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又要明白晓畅,因此一字一句都非煞费苦心不可。编著者呕心沥血的付出,无疑有助于读者广开眼界,增强理解和欣赏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普及工作,同时也起着提高作用。

现当代散文、诗歌以及现当代古体诗词曲赋,在本书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海南就是诗”(公刘语),这一部分佳作大都以海南为题材,大多出自国内外名家、大家之手,其中自然也包括海南本土作家和台港海外海南作家的精品。只要开卷一浏览,海南现代的社会和自然风貌、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就会透过那隽妙深刻的文笔,栩栩如生地重现在眼前。这也说明,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和特定的地域文化,特定的乡土时空及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与其过去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多如过眼云烟,昙花一现而已。

本书还有可宝贵的一点,就是适量地选取了体现海南本土特色的传统民歌、楹

联和琼剧,并分别作了精当的注释和介绍,本土读者定会倍感亲切和有味。一方热土总有一方独特的文化。乡土文学是海南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魅力的。譬如琼剧,是海南人从小就看的戏,在人们的记忆里,具有无限的诗意和无比的魅力。这些独特的乡土文学形态,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极为不利于乡土文化的传承。

当前,海南正在兴起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热潮,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海南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南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旅游的最高境界,是对历史文化的感悟。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迅速发展,我们期待出现更多像《读一点海南》这样形象地展示海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的文学读物,这不仅为广泛、深入地宣传海南的需要,也是净化人之心灵、提升人之品位的需要。

据我所知,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这些年来在深入发掘海南现代人文资源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又推出《读一点海南》,并非偶然,是该研究会王春煜教授和他的合作伙

伴默默耕耘,历时数载,反复修订而成的。当今是一个价值追求多元化的时代,他们这种为弘扬海南文化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尤其可贵。

由以上的叙述,我十分乐意把这一部图文并茂的书推荐给读者。相信广大读者定会开卷有益。

是有序。

2010.8 (序作者陆志远博士,系海南省省长助理、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琼州月圆

张杰 摄

[ 乡土纪事 ]

儋州风情三题

□ 婧婧妈

童谣 无意中在一个论坛里发现了一个帖子,里面有许多儋州本地的童谣。童谣里藏着童年甜美的记忆,藏着母亲深深的爱。看着这些童谣,一幅充满儋州乡土气息的生活画卷出现在了眼前。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儋州农村,天还没亮,鸡才刚刚啼,辛劳的母亲早早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袅袅的炊烟在村庄上升起,米饭咸鱼的香味也飘了出来。这时床上的宝宝突然哭了起来。母亲连忙跑入里屋,抱起宝宝喂奶,喂饱后轻轻地哼着儿歌:“星宿小,星宿里头人做,星宿里头人写对,等哥与依坐平排”。边哼边用手轻轻拍打着宝宝。宝宝感受到母亲怀抱的温暖,听着熟悉的儿歌,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

看到宝宝睡去,天边已微露曙光,妈妈忙叫醒沉睡中的小宝宝。小宝宝也许五六岁,也许是七八岁。农村的女孩子上学晚,但都已家里的小帮手。妈妈给她盛上一碗稀饭,叮嘱她在家好好照顾弟弟,然后匆匆忙忙拿着锄头下地了。而爸爸出海捕鱼还没有回家,家里就只有姐弟俩。姐姐会坐在家门口,羡慕地看着邻居孩子玩耍嬉戏,有时还会抱着弟弟走近她的脚,却不能参与。因为小小的弟弟还需要她的照顾,有责任心的姐姐知道,只有等妈妈回来接了弟弟,她才有空和小伙伴玩上一会儿。

弟弟哭了,也许是饿了,姐姐会唱妈妈唱过的歌给弟弟听“摇摇橹,网金姑,得头长鱼三尺五,爸吃头,妈吃尾,姐中间唱小尾”。实在哭得姐姐顶不住了,姐姐就给“姐姐没有奶,几机着等妈来归”。抱累了就

背着,直到妈妈回来,给弟弟喂奶,姐姐才加入小伙伴的游戏当中。

宝宝断奶,开始牙牙学语,妈妈会教他念“公鸡小尾拖拖,三岁马仔教唱歌,不是爹妈教我唱,肚里聪明无奈何”。男孩背起书包上了学堂,爷爷也会教他念“荔枝担到学窗西(窗户),快唤学生买荔枝。一百荔枝钱五十,不买荔枝到几时?”

“烟、烟、烟。烟去那边,那边有盐糖,这边有鸡屎。”这是冬天天冷,一家人围在灶边烤火,烟熏了眼睛,爸爸念的儿歌。让熏人的烟雾跑到那边,不要熏坏了孩子的眼睛。

皱纹满脸的奶奶会念“天看青,地看看,借把镰刀归割禾,割到哪里,割高坡。高坡几大片?十五头牛耕一边。

一边嚼南瓜与菜,一边嚼糯梗梗,梗的就给呼(老婆)糊饭,糯的就给嫂拜年。”

童谣丰富了乡村单调的生活,儋州童谣独特的韵律,诙谐的句子,贴近生活,带着浓浓的乡土味,伴随着儋州小依一天天成长。不管最终他们落脚何处,童谣依然深埋心里。童谣里是父母长辈深深的爱,是幸福童年的美好回忆。

母亲的油馍和蛋糕

农历的七月十五,对儋州长坡人来说,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而我家的七月十五,要从农历十三开始算起。

十三的下午,母亲就开始刷洗我家那口一年才用三次的直径约一米的大铁锅(另外两次是每年的端午和清明),那是为蒸油馍做好准备。然后晚上十点把花壳米泡在水里,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将米淘净,拿到打米浆的大伯处打成雪白粘稠的米

浆。就可以开始蒸油馍了。母亲都是从天没亮就开始忙这忙那了,因为蒸油馍是极费时费工的,要一层一层的往锅里盘浇米浆,估摸一层熟了再往上浇生米浆,浇好盖上锅盖,再用布条把锅盖周围围紧,以防热气漏出。这是需要经验和技巧的。

[ 诗页 ]

仙人掌(外一首)

□ 曾亚运

海堤没半星绿, 满耳尽涛声。 冬天透骨寒, 夏天胜蒸笼。 常光顾这里的, 有横浪、炸雷、台风…… 仙人掌旁高耸着海防哨所, 那里日夜闪烁着警惕的眼睛。 还有一条通往海边的小路, 路上天天运动着巡逻战士的脚步。 悠悠悠,悠悠悠, 战士走路像扭秧歌, 逗得林中的小鸟直鸣唱, 乐得山头上的夕阳笑呵呵。 仙人掌指尖的长刺, 似战士的刺刀,坚硬又锋利。 采掘 晚霞烧红了黄昏, 瓜菜染香了山坡, 战士上山坡采摘, 挑着竹箩唱着歌。 山坡上—— 畦地间白菜吐翠, 地奔儿里南瓜泛黄, 角椒在绿叶间喷焰腾火…… 战士拔菜又摘瓜, 转眼就装满了竹箩, 再扯片晚苕当箩垫, 挑起担子下山坡。 晃悠悠,晃悠悠, 战士走路像扭秧歌, 逗得林中的小鸟直鸣唱, 乐得山头上的夕阳笑呵呵。 嘎吱吱,嘎吱吱, 肩上扁担和扁绳在交谈, 扁担说:“一棵菜溶进战士千滴汗……” 耳轮说:“一颗瓜就是战士一支歌……”

长胖或得到什么好处,但却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行为。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的这句话,却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父亲的柑子香

吃过七月十四的油馍和蛋糕,七月十五对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爸爸妈妈亲手为他们做的柑子香了。

说是柑子香,其实是用绿橙做的,也有用剥圆的芋头和番石榴做的,不过大部分还是用橙子。橙子要选用浑圆坚硬的,首先要用一条铁铁丝把橙子串起挂好,然后用锥子在橙子上戳无数小洞,就像以往橙子身上插香了。插满香的橙子远看就像一只全身长满刺的刺猬悬在空中。晚上点燃,在黑暗中无数的香发点点光芒,甚好看。

七月十五晚柑子香的习俗何而来,已无从考证。但长辈人口口相传,是为给家中小孩祈福,祈盼小孩子能健康平安成长。一般家里有多少孩子,就做多少个柑子香。这真的是很有趣,很特别的习俗。

小时候,为我做柑子香的总是我的父亲。就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父亲把橙子挂在树上,然后开始专心的做出一个柑子香。等到大功告成,我快乐的拎出去挂在门外,等着天一黑就可以点燃。家里三个孩子,父亲却只做一个,那时年纪小,弟弟妹妹吵着要一个人做一个,父亲总笑着说,一个就够用了,爸爸就是特意给你们三人做一个呀,姐姐妹妹弟弟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父亲的话至今想起心里还是暖暖的。

教我读第一首唐诗的是父亲,给我买人生第一本书的也是父亲。是父亲让我认识到了文字的美妙,教会了我人生的道理。如果说母亲如涓涓的溪流,父亲则更像一座山,无言,却以山的姿态存在。我还记得我学会的第一首诗是赵师秀的《约客》:梅子黄时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为什么不别的小孩都会的“床前明月光”或“春眠不觉晓”呢?我一直都不明白也许这是父亲他对生活的闲适心境吧。

[ 杂说新闻 ]

作家富豪榜和卡夫卡

□ 陈清华

最近的一则新闻说,“作家富豪榜”成了注册商标,国家工商总局给“作家富豪榜”颁发商标注册证。

2006年,媒体工作者吴怀尧发表调查文章《中国作家富豪榜》,文章通过对图书一线市场的调查,发布全国最有钱的25位作家的财富排名,此后至今,《中国作家富豪榜》每年度发布一次。鉴于《中国作家富豪榜》已有的社会反响和品牌效益,吴怀尧申请注册商标。

还记得2009年,《长江商报》发布当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揭晓结果时这样说:今年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四次发布,依旧是公布前25位作家名单以及版税,与去年不同的是,曾获两届第一名的80后代表作家郭敬明,今年未能成功卫冕,以1700万元的年收入屈居榜单第二名,而“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元的年收入荣登首富宝座,比去年“首富”收入多出700万元。今年作家富豪们整体似乎比去年更富有。

毫无疑问,“作家富豪榜”能够赢得如此高的关注度,不是因为作家,而是因为富豪。消费主义时代嘛,让文学“独善其身”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文学的春天不会再来了,更不要来了。“80年代,文学是什么地位?我们这里一个诗人在纯文学杂志发表了十几首朦胧诗,硬是有个文学家青年千里迢迢来向他献身!现在即便你出了几本卖得还可以的书,但凡有三分姿色的女青年正眼都不会瞧你,人家宁可选个小老板……”这是某作家的感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也不必以“为功名而读书”为耻,我们自然也不必以“为版税而写作”而不好意思。作家张炜用20年时间写就10卷本、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令人尊敬;那个号称初中毕业,却写出大红大紫网络小说《鬼吹灯》的“天下霸唱”(张牧野)同样值得佩服。

畅销和流行没什么不好,正如张敬伟所说,流行和不朽,并不是有你没我的绝对,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当时就成了洛阳纸贵佳话。现在,《三都赋》依然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还有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王勃,在南昌一气呵成《滕王阁序》,现在还不照样是文学经典?白居易的诗够不朽够经典吧,而当年白居易在长安时也是比易中天还要流行的“诗人明星”,他写诗不仅追求“妇孺皆知”,甚至被长安街头的浮浪子弟刺在身上。说不定,当下这些上榜作家的某部现在流行的作品,就不会成为未来传世的经典。

但话又说回来,好作品就像真学问一样,恐怕不能单靠市场来定价。有一点我们得保持清醒:快餐生意兴隆很正常,但如果全社会都追求清一色的快餐,那就不正常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分层的,有追逐文化快餐的大众,有吃精细食品的中众,也有专门吃素食的小众。寥落江湖之远者,喜欢看曹雪芹、蒲松龄;潇洒风流者,喜欢魏晋那些文人;豪气冲天者,喜欢李白的仗剑走天涯;留恋烟花和风尘者,喜爱关汉卿、李渔;像我这样的极小众,则喜欢看卡夫卡。

像我这样痴读卡夫卡的人,也许有点“堂·吉珂德”,但我喜欢,也没有改变的必要。喜欢看卡夫卡,也许和自己“后中年”的心境有关。最近重新看卡夫卡的《变形记》,开篇第一句竟让我叹息良久:“一天早晨,格里高里·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我叹息是因为,推销员格里高里·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之后,并没有首先对自己的变形感到多么地荒诞、恐慌和震惊,反而担心不能上班了,这可怎么办呢?朝九晚五的程序化生活一旦不能继续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格里高里·萨姆沙对此万分惶恐。

李欧梵说,这种程序化的生活,格里高里·萨姆沙并不喜欢,但为了养家——他父亲已经退休,赋闲在家,母亲和妹妹又没有职业——他不得不每天清晨六点早起上班,赶七点半的火车去上班——其实不是每天上班,而是到处旅行作推销员,生活更难受。他宁愿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一下终于如愿以偿了,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自己房间里优哉游哉!然而他又禁不住有满腔的罪恶感,所以他要为自己辩护,又正辞严地向公司的代表说了一遍,但是那个看了格里高里这个怪相早已厌恶不堪,哪里还听得下去?《变形记》的“逻辑”就此展开,没完没了,直到格里高里废寝忘食,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点就得上班、开会、报告、赶车等等,这种程序化的生活,是卡夫卡最不喜欢的,他一辈子就一个嗜好:那就是写作。他有自闭症,好像害怕走进婚姻,在他看来,与其爱一个女人还不如爱文学呢。

卡夫卡肯定不是为了成为富豪而写作的,事实上,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写作而成名。

其实,我更佩服那些不跟时尚潮流而甘坐板凳的人。古人不是有句话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意思是说,信息、资讯这些东西替代不了学问,当今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信息了。《大学》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